

等待明天

帕達爾卡著



譯 慶 雲

北京讀者出版社分印行

明天看侍等

第一卷



第二卷

等 待 着 天 明

帕 達 爾 卡 著

劉 宗 慶 譯

東 北 書 店 分 店 印 行

目 錄

等待着天明 帕克爾卡著

安娜·芭拉芭什娜底婚禮 S·丹妮琳著

我們在天上的父 卡達耶夫著

歸來 Y·柯里吉爾著

史維托夫家 托羅薩摩娃著



(圖一)

等待着天明

帕達爾卡 著

她在等待着天明。

當清晨到來的時候，屋子裡就充滿了各種動靜——門扇吱吖地響着和鄰人們的談話聲。每個人都幹他自己的活去了，那末海爾達就感到還是這末樣更好一點。微睡的房子底寂靜向她壓下來，恐怖不時地擒住她；在這樣的時候，她就要想打開窗子，要她的臉兒感受着海洋的氣息和睥視着城裡面幾座古塔中間的閃爍的星群。

她看看窗子，摸摸那沉重的百葉窗，可是她沒有，她不敢打開窗子，司令官（指德國人的——譯者註）禁止這樣做；可是這又是爲了什麼哪？假如他們這樣做，甚至就是海爾達的窗子關的緊緊的吧，好像俄羅斯的飛行員就不能發現這個城市了。

她依牆而立，她害怕坐下來。她感到當她坐下的當兒，她就要睡着，她不敢睡。海爾達試着不看沙發、安樂椅和任何東西——這些東西可以誘惑她同睡眠底強有的力擁抱屈服。睡眠是無形地朝她爬過來了，準備向她進攻，把她放倒。甚至這個鐘，似乎也在固執地重複着：睡吧！

……睡吧……睡吧……睡吧……

海爾達邁着沉重的參差不齊的步伐開始在房子裡踱着——走九步遠就到那座永遠纏在對方手膊裡的男孩和女孩的大理石雕像，往後九步是放着一架罩着麻布琴罩的鋼琴。

她凝視着在粉紅色燈光裡閃着玫瑰紅的大理石像。安諾德曾經告訴過她，這個就是羅丹（法國名雕刻家——譯者註）底「永恆的春」的摹

製品。是的，在戰爭爆發不久以前，她在赫米塔支博物館看到這原物。那是她和安諾德和他們的樂隊到列寧城去旅行。而現在這個有着愛底狂歡的（天才的雕刻家在這裡是呼吸着生命力與熱情的火焰）並使人心跳的大理石像又在哪儿呢？現在德國人炮轟列寧城和赫米塔支已經是好幾個月了，它現在是藏在哪個地窖子裡呢？

海爾達溫存地撫摸着她丈夫贈送的那個禮物。

一陣低微的呻吟聲吹散了這個回憶的雲霧。她趕快走向小床，拿一條薄氈子給譚姬蓋上。從這氈子的淡藍色的地子上是很難認出這小姑娘的那兩條瘦得令人不能相信的手膊，海爾達從來不相信哪一個人是這樣的瘦小。



（圖二）

她依牆而立

譚姬在睡夢中呻吟着。這多少使得海爾達安靜一些；醫生說，對孩子最好的藥是睡眠。睡，小姑娘，睡……

海爾達又在踱着了，她帶着一些疲倦在輕輕地搖擺着。沒關係，等到早晨時，她的疲勞就要消失，她的眼睛就要靈活一些。好像在這裡是跑進去一些細沙粒。假如能够到早晨的時候，就什麼都解決了。

他靠鋼琴立着，很長的一個時期她的手指沒有摸那鍵盤了。

誰是安諾德的最末的一個學生哪？呵，是的，在艾諾以後就沒有人了。親愛的艾諾，現在你在哪兒呢？

一天夜晚，她到他們家裡來。安諾德給她開門時又吃驚地退回來。站在他面前的是一個陌生人，她很像艾諾，可能是她的姐姐。她底濕漉漉的扯碎了的衣服緊貼在她的身子上。她的頭髮披散在她的額前，顯然這是大風吹的。她的手綁着一塊破布，在胸前緊緊地攪着。

「發生什麼事啦，艾諾？」安諾德說。

「我很冷……。」這女孩子用她燒焦嘴唇喃喃地說。「海裡有可怕的風浪……。」

她搖擺着……

他們把她放在床上，給她綁傷。安諾德想立刻去請醫生，可是艾諾反對。

「不，不。」她講。「我能等到早晨哪，子彈沒有打傷骨頭。並不痛……。」

她靜下來。

「不要叫他們知道這件事。」她接着低聲說。「你知道哪兒有可靠的醫生？他能够保守秘密！」

帶沃羅德雅離開這個島子。啊！這是怎樣的一個暴風雨的夜晚哪。沃羅德雅不打算坐這隻船走。他們在公園裡把她打傷，我把她帶到這島子上來，可是這兒也有德國人。」這女孩子笑了。「他們向我們打了好幾槍，可是除了一槍都沒打中；不要難過，骨頭沒有影響，我可以支持到早晨的。」

海爾達和安諾德靜靜地聽她的斷斷續續的故事。海爾達知道艾諾愛着一個俄羅斯的水兵。艾諾也會經把這秘密告訴過她。難到爲了他的原故，爲了她愛他的原故，在大風暴的天氣，在德國人的子彈下，到海上和她的生命打賭麼？

「你父親看到你呢麼？」安諾德問。

「沒有，在這種情形下，我不願讓他看見我。哪兒有德國人。爲了這件事，他們不會原諒我或是我父親的。可憐的爸爸！現在誰來給你煮咖啡哪？他從來沒有學會這樣手藝。」

這個平平常常的少女，這惹人愛憐的女孩子，治家模範，從哪兒找到幹這種冒險事情的力量哪？她永遠不相信艾諾，安諾德的勤奮的學生，這好羞的孩子，在學習某一課時，假如她那敏捷的手指按錯了琴鍵就會窘迫的紅了臉，而能够有力量幹這種事。這使得海爾達想了三年。

她好像機器玩具一樣，過着沉重的參差不齊的步子在屋子裡蹣跚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持、睡覺，而追尋一個人的回憶是向睡眠作戰的最好方法。

以後又發生了什麼事啦哪？

噢，是的，是那些鴿子……艾諾和海爾達站在窻子哪兒看着下面的廣場和花園。鴿子是喜歡落到哪兒的，從教堂的屋脊上成幫的一掠而下，自尊地蹣跚着的跨過廣場。這兒有一個賣報的小亭子，你可以從哪兒買到一袋穀物喂牠們，這也就是大多數人這樣幹的事。這些鳥兒就從你手裡啄食，落進你

的膝蓋上，你的肩膀上。

海爾達時常到公園去。爲鴿子的原因並不像是爲了孩子們的那樣大。他們在一群鴿子裡，和在裝滿了黃沙的箱子裡嘻笑着。在那孩提的呀呀學語、笑、叫和互相擠撞中，他們嚶哩呱啦的爭吵着，使得這個公園裡充滿了永恆的存在和歡呼的幸福的聲音。海爾達有時把他們比作生命的花朵，有時把他們比作奉了某一個仙女之命而下凡的一些鳥兒。她嫉妬他們的媽媽，嫉妬他們的媒姆，嫉妬他們有權力摸摸孩子們，把他們抱在懷裡，擦鼻子和擦乾那暫時流下來的淚珠。海爾達明白她將永遠當不上母親。她將拿着放在膝蓋上的一小袋鴿子食，在心裡懷着一種毫無趣味的痛苦在這裡坐上一個時間。她知道許多小娃娃的名字，她研究了他們的習慣，她常常立刻就說上來他們之中那一個不大舒服。

只喂那急於吃食的鳥兒是尚不能消耗她那柔情的，至少海爾達是喜歡能夠給鴿子再幹點什麼事；這樣就可以代價着享受其他婦女的、母性的喜悅。

可是早晨她和艾諾站在窻子前的時候，一列德國卡車佔據了這個公園。五噸的大卡車惡意的突突的響着，停在樹林子裡，它那沉重的車輪壓壞了那小心剪平的草地和雅緻的花壇。

「他們爲什麼這末搞！」海爾達問。「好像在這個城裡找不到別的地方停車了！」

艾諾沒有言語，只是用她那受傷的手兒扶着百葉窗，向下死盯着德國兵。其中一輛卡車正在倒到那一列車子當中，壓過一個裝着黃沙的木箱，木板的壓碎的嘎吱聲大聲的響着，海爾達打着冷戰，好像這個卡車黏轆所壓過的不是一隻木箱，而是一個活物。

最後一輛排到行裡的是一輛戰地炊食車。不久機器關住了，一種濃重的寂靜降到這廣場來，這

鳥兒信托着人們，事實上他們也歡迎牠。現在已是整整的一個禮拜了，沒有人到花園來，而且也沒有一個人打開裝着糧食的小口袋喂鴿子。

鴿子想吃食，撲打着翅膀，牠們落到卡車頭的鐵蓋，車頂和受驚的德國兵的肩頭上，並圍着他們

的腿亂轉。鴿子信任德國兵。

其中一隻落到廚子的胳膊上。

廚子發着笑，摸索這烏兒的閃光的背部，突然他使了一個很敏捷的手勢，扯斷了牠的頭，把這一小堆尚在痙攣的跳動的羽毛扔到戰地炊食車的軋轆下。其他又有十來個人也這末搞着，隨着起了一陣哈哈大笑的聲音。



(圖111)

海爾達哭了，把她的發燒的臉兒埋
在她的雙手裡。

海爾達哭了，把她的發燒的臉

兒埋在她的雙手裡。

在戰地炊食車輻輳旁邊的那一堆血淋淋的鴿子變得發挺了。鳥兒飛開，唧唧啞啞地怒怒着，可是牠們不可能了解這是發生了什麼事；突的一聲槍響：一個兵從暗中瞄向落在車頭蓬子上的鴿子，立時，這一群鴿子就疾飛到天空，打了一個旋，然後落在教堂的瓦頂上。這些兵就跑過了廣場，

們的手指是扣在自動步槍的板機上。

艾諾關了窗子，把百葉窗也關的緊緊的。

「不要哭，海爾達……不要……」

「我們現在怎末辦哪？」

「去報仇。」

「報仇？當他們佔領了我們整個國家，你談報仇？」

「他們沒有佔領我們整個國家，而且他們永遠不會的。」艾諾用果敢的聲音說。「這對我們是很幸運的，海爾達，我們的小愛沙尼亞國並不是我們整個的國家，僅僅是她很小的一部份。」

三天以後，艾諾準備離開這裡。

「你到哪兒去呀？」海爾達問。

「哪兒也可以，只要哪兒沒有這些傢伙們……」這女孩子答。

……你現在在哪兒哪？親愛的艾諾。是不是你已經到了德國人的馬靴從來沒有踏過的那塊幸福的地方？你會回來麼？你那靈活的手指會再彈彈琴麼？

鐘敲了四下。很快就要到早晨了。海爾達走到譚娜底小床哪兒，低頭看着這孩子的灰白而削瘦的雙頰，察看她的呼吸……她睡了……這很好……醫生說：今天晚上假如她能睡熟，早晨假如她能自己醒來，譚娜就死不了。」

海爾達小心地整理着毛氈，擔心攪擾這孩子的睡眠，繼續在房子裡踱着。現在她再感不到瞌睡了，隔壁房子裡響了一聲乾嗽的聲音，這是鄂爾娜，她的鄰居。

可憐的鄂爾娜，不管怎樣她是沒有把小烏拉狄克的病治好，她雖然想那樣用心，可是他們把他帶到此地兩個月後，這小男孩子就死了。最初，鄂爾娜說，烏拉狄克是她的姪子——一個孤兒。海爾達相信這，並看到鄂爾娜爲了他的生命是在怎樣失望地鬥爭着。海爾達也有着她自己的苦惱——鴿子的事。剩下的這些鴿子是住到屋頂上和欄樓裡；牠們不敢再冒險落到地上了。海爾達捉了幾隻鴿子，她的丈夫草地用木板作了一個鴿子籠，把它掛在窗外，海爾達喂養這些可憐的流亡者（指鴿子——譯者註）。鴿子們很快明白牠們在這裡是安全的，牠們也就信託着海爾達。

鄂爾娜認爲她鄰居這種努力是浪費時間。在烏拉狄克未死的不久以前，她以一種不可隱藏的痛苦告訴過海爾達，海爾達反對這。

「上帝並沒給每個人以這種看護孩子的喜悅，我沒有兒子來看護，或像你一樣送他參軍，我也沒有一個姪子。那末我幹什麼呢？一般講，我幹這事是與人無關的。」

「假如你願意，你可以找到一打像我們烏拉狄克一樣的姪子」，這是鄂爾娜的冷靜的回答。「我親愛的海爾達，這也就象假如你不願脫離這個世界，假如你能比對你的鴿子籠再看遠一寸的事。」

在她的害羞的鄰居講此其它話以前，鄂爾娜猛然地關上窗子。直等到安諾德把這個意思全部的向她講了以前，海爾達對鄂爾娜指她所幹的生活是不了解的。

自此以後，她的女性的驕傲使得她不會去向鄂爾娜道歉或者至少對她鄰居的這種慷慨給以更多的感激。一天她向她的丈夫：

「假如我到喀勞迦，像鄂爾娜似的找一個小孩子收養，你有什麼意見？」

「假如你能照管他，我也是很喜歡啦。」安諾德說。

於是海爾達就到喀喀迦那地方去了。城裡的人們常常喜歡到這風景如畫的安靜的小城裡來消磨他們的夏天；對於休息或快樂地渡過這一段時日來講，這是一個理想的地方。可是現在這塊地方是叫有刺的鐵絲網的籬笆圍起，代替人們所常聽到的悅耳的歌聲是痛苦的呻吟，笑聲也爲橡皮棒的嘯聲所代替。

這裡是一座集中營了。

在這黑森森的發着臭味的營房裡，或是在廣闊天空下面的荒涼的大地上，由於飢餓、拷打、槍殺，由於瘟疫和肺病，由於長期的缺乏自由、陽光和幸福，成千累萬的人們或快或慢的死亡着。在這個營房的一邊，是聳立着一座是很可怕的膿瘡一樣的兒童營房。在這裡由於得到希特勒的黨衛軍（SS）的允許，海爾達邁進她的腳步。

穿着破破爛爛的孩子們，擠在一塊兒躺着或坐在大地上，或者是坐在靠牆排列的一行板床上。好像在一個恐怖的夢魘裡似的，海爾達緩慢地向這一長壟營房走去。由於孩子們不信任大人，就沒有人像她伸出小手來。他們眼睛裡所表現的既不是希望也不是好奇，死盯住從另一個世界來到他們這裡的女人，這個世界他們差不多完全忘記了。她是誰哪？一個好人還是一個壞人？

海爾達走呀走的，想來決定挑選哪一個，從這個人間地獄裡把哪個拯救出來。突然一種怯生生的聲音抓住她：

「太太……」

她環顧了一下，看到一個大約有十二歲的女娃娃，或許是這個營房裡最大的，但是也像其他人一樣。

「的確，很明顯地她相信用『太太』這個字（她以前在什麼書本上唸到的）是稱呼海爾達的正確的

「太太……你願意領一個小孩子麼？」

「是的……」

這個小女孩子轉向那板床喊：

「譚優莎！一位新媽媽找你來啦！快上這兒來！」



（圖四）

海爾達沒有聽到什麼，蹲下來扶着譚優莎的肩頭。

靜。

一分鐘以後，聽到一個男孩子的呃呃的聲音：

「他自己動不了……」

不久一個普通的聲調講：

「頂好叫他自己呆在這兒吧，他不須要媽媽。」

可是這個女孩子不同意，她不想放棄她的權力——求求來到這兒的女人領走一個小孩。她爬上板床，海爾達聽到她的愛撫的

聲音。很快地她帶着一個令人不能相信的削瘦的小生命出現了。她有着一雙大大的黑眼睛，亂七八糟的一團頭髮（它有時可當作栗子），胳膊細得像根火柴棍。

「你在這兒哪，太太，這是譚姬，五歲……她的父母是死啦。」

海爾達沒有聽到什麼，蹲下來扶着譚姬的肩頭，努力想講一些溫暖和親切的東西，可是由於抽噎抽噎的哭着，她講不出一個字。譚姬站在她的面前，對她周圍所進行的一切是忍耐地冷淡的。

在辦公室裡，希特勒的黨衛軍對海爾達說：「好，假如你同意爲她付代價我們就給這個孩子。」

「我在哪兒簽字哪？」當他把一張上面印着黑字印的印刷品放在她面前時海爾達問：

「這兒。」

於是她拿出她所有的錢來。

「太少啦，」黨衛軍的人談。

海爾達脫掉她手指上的金戒指，並把它放在錢的旁邊。這是她的全部財產，她害怕德國人又說：「太少啦，拒絕給她這小孩子，但是他只點一點頭，用了一個很習慣的姿勢，把這個戒指放進他的衣袋裡。」

這就是在鄂爾娜死掉小烏拉狄克以後，她怎樣把譚姬領回來的事情。

醫生說過：「我們可以一起爲她的性命來鬥爭吧！」

啊！現在海爾達將怎樣來了解這個字——鬥爭的意義呢！

在這間房子裡，好像是一個小孩能得的病都集中了，醫生和海爾達還不能立刻打敗一個的時候，另一個又頂了它的缺。在所有病裡的最險惡的，是譚姬對她周圍的環境十分冷淡。她從不要什麼東西，

，也沒笑過，更沒有哭喊或講話。她很像一個洋娃娃，或是一個洋娃娃的奇怪的仿製品；哪一個變成法的人，也不會把他用人皮蒙在骨架子上所造成的東西，叫作孩子吧。

在譚姬內部那個深溝的地方，只有醫生看得見，哪兒還有一棵小的生命的火花，德國人還沒有消滅掉。醫生把他的希望押在這棵火花上，他相信，當譚姬看到、聽到、經驗到一切時，將是可怕的像洪水一樣的傾洩出她的哀情，靈魂和心境的。可是這股洪水是不能淹沒這金色的火花的。至少這是海爾達對醫生所講的這個孩子病的原因的了解。

夜晚當她睡着的時候，這個孩子的回憶的溪流就自己強迫的流出了。她在床上扭曲着，歇斯蒂里的哭，人事不省的狂語着，叫她的母親，海爾達流着淚帶着恐懼的戰抖着，把孩子的身體抱到她胸前。

這樣過了一個很長很長的時候；海爾達已經是沒有黑天和白天了。

昨天醫生說：

「呵，海爾達，這是一個決定的晚上。首先譚姬要睡覺，其次她必須睡得很安的。第三，她必須早晨醒來。假如明天是這樣



(圖五)

「我就可以慶賀你了。」

現在海爾達是在等待着這個夜晚的終結，她不能，她不敢睡覺。

譚娜睡着了，這是第一次她睡得這末的安這末的靜。

窗外面很熱烈的響起了一陣陣沙沙的聲音，鴿子動了。這意味有夜過去了。海爾達拉起百葉窗，閉上燈，打開窗子，立刻這此鳥兒就飛到窗台上來。

海爾達點着早晨的辰靜：不知在那個遙遠的地方，遙遠的地方，有一聲像雷一樣的轟響，低沉而忿怒，好像人地在嘆息。他們就離這末近了麼？窗口這又有緊張的聽着。

「鴿子！媽媽！」

這兩個字使得海爾達很快離開窗子，不敢相信她的幸福，她突然跑到譚娜的小床前兒，拿着吻着這女孩子的手，把她的頭抱到她的胸前，她不可能並且也不願意覺悟那已經流在她雙頰上的眼淚，這快樂的眼淚是拿出她心裡的那塊沉重的東西了。像是從童話裡聽到的一句話似的，她聽譚娜說：

「你爲什麼哭啊，媽媽！是我睡得太久了麼？」